

《内马尔:无畏质疑》:

内马尔转会巴萨的背后故事



内马尔:无畏质疑

作者:彼得·班克 著

李贵莲 王宁轶 译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简介:数十位内马尔生命中的关键人物,40余次访谈,近30张记录内马尔成长的独家照片,让你看到镜头未曾捕捉到的内马尔,了解到“转会巴萨”“年少得子”“骂帅”“落选南非世界杯”等几次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

截至6月24日,巴西世界杯开战12天,1992年出生的巴西小伙内马尔以4个进球的成绩领跑射手榜。这名天才少年在2013年以57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巴萨,而据《世界报》2014年透露,巴萨的实际支出高达9500欧元。

路易斯·阿尔瓦多认为内马尔拒绝在转会合同上签字会让他的形象犹如足球界的玻利瓦尔。如此一来,这将成为打破巴西“奴隶心理”的一个信号。但这样做的困难在于,向一个19岁的孩子兜售想法并不容易,因为他可能更在意踢球乐趣,而不是如何对付老牌欧洲国家。

书 摘

路易斯·阿尔瓦多认为,他留住了内马尔,这对桑托斯和整个巴西而言都将是一件让人满意的事。当内马尔与桑托斯的合约终止时,俱乐部将一无所获,但内马尔的存在会给桑托斯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至少,当2012年路易斯·阿尔瓦多努力留下内马尔时,他心里是这么盘算的。

“我拿到了最好的电视合约,我拿到了更高的比赛日收入。桑托斯的球衣和俱乐部的价值也随着内马尔的存在而逐渐攀升。因为我接手了一支欠债的球队,所以短期内能有数百万欧元入账将会非常棒。我们能够从债务中解脱,并利用剩余的钱去培养更多新的内马尔们。于是我找了一个解

决办法,而且有了中期目标。因为内马尔在巴西,所以巴西人相信我们能够主办好2014年的世界杯并且能够夺冠。世界杯是让巴西人彻彻底底赢回自尊的一个机会。”主席认为。

“自尊”,或许是在现实的阴影消散之前,对于处在事业巅峰期的路易斯·阿尔瓦多而言最关键的一个词。内马尔是一个在巴西踢球的土生土长的巴西人,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巴西人那样生活在巴西。他成为巴西人的一个符号象征是因为他深受巴西的习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巴西的年轻人只想看看桑托斯有没有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崇拜和敬仰的偶像,而内马尔所展现出的信

息正是——在巴西,你也能有所作为。

“在我看来,内马尔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足球天才;另一方面,从足球圈的视角来看,他又是一个拥有鲜见的、不可思议的表达能力的人。他不仅具有娱乐细胞,而且表达自己的方式正是年轻人所喜欢的。有一次,我在沙滩上做了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我问一群姑娘:谁是世界上帅气的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还是内马尔?一个20岁、稍大一点的女孩说是贝克汉姆,其余不到20岁的姑娘们全都回答是内马尔。内马尔引发的还有一场审美革命。一个人能拥有如此多面的特征是非常宝贵的,他

是一个会让你尽可能长久留住的人。”路易斯·阿尔瓦多总结道:“留住这个男孩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仅仅一年半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路易斯·阿尔瓦多的美梦并没能一直持续到2014年,而是仅仅在18个月之后就发生了变化。

2013年,内马尔在西班牙深受债务危机的时候成了一名巴塞罗那队员——尽管西班牙多年来一直受到路易斯·阿尔瓦多的冷嘲热讽。桑托斯主席被迫认识到资本主义比玻利瓦尔主义更强大,金钱胜过了道义。最强的论据都无法阻挡这自由意志,因为内马尔的梦想和主席的梦想显然是不一样的。

阅读观

与网络和不良图书抢市场

本报记者 刘高

每到周末,新华书店儿童书籍的区域就坐满了前来看书的学生,为让孩子多读书,很多家长也不惜成本,买回家大量书籍。另一方面,网络越来越普及,学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校园周边的商店、书店也往往将畅销漫画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都英杰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与网络,与不良图书抢市场”。



文化中心小学的开放式书吧。 受访者供图

开放式书吧:

随时来随时看

文化中心小学220㎡的图书馆藏书超3.5万册,平均每名学生32.8册。为让图书馆的藏书在学生间流通起来,学校在教学楼二三四楼开辟了3个开放式书吧,从图书馆拿出一千多本图书,放进书吧,以供学生在中午或者课间等空余时间阅读,每两个月换一次。在这里,随时可以来,拿书即看,放下书后随时可以离开。

都英杰老师说,在开放式书吧建立之初,他们曾担心,放在书柜上的书,会不会被学生拿回家。校长王健说:“学生把书拿回家也没问题,他们拿的是知识,最关键是要让书流通起来,让学生看到书。”

开放式书吧建于2013年11月,并在今年3月运营步入正轨。书吧位于楼道中部的空地,两侧书柜上整齐摆放着各类图书,南边靠窗的位置放着凳子、垫子等。每天中午12点左右,很多学生吃完饭后就会来到书吧看半小时

书。刚开始,老师在每个书吧放了20个凳子,后来学生太多,不得不在每个书吧加了很多垫子。

“没想到来这么多学生,”都英杰说,“甚至有的学生匆匆吃完饭,不到12点就来了,因为他们前一天的书还没看完,怕被别人‘抢’走了。”

“丢书”的事情,果真出现了。书吧的学生管理员在最后整理书柜的时候,发现有几本书不见了。正在纳闷的时候,有学生过来小声说:“书被藏到书柜里边了,他们还没看完,怕明天中午被别人‘抢’去看了。”

“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书吧里非常安静。”都英杰说,“我们自己都想坐下来读书了。”为了能让书流通起来,开放式书吧和教室里读书角的图书,都会定期更换,而且读书角也放了很多学生自己的书。

左撇是男人

右捺是女人

校长王健,曾做过记者,

老师,从小学、初中、高中,到成人教育,他都有过深入了解。在坚持看书、写日记30多年的王健看来,教育的根本就是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因此,文化中心小学将提高学生阅读量看得很重。

除了每周一节课阅读课和中午半个小时的看书时间,每个学生每天回家还要看20分钟书,并由家长填写阅读量记录卡。甚至每个学期开学,学校要拿出一周时间,让学生进行假期读书交流。

当然,学知识也并非只是读书。“我们提出‘大阅读,大书写’的概念,让所有学科老师都能参与进来,让学生阅读到书本以外的知识。”王健说。

都英杰曾在班级里播放央视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学生们一边看一边记录,非常认真。”看完之后,都英杰让学生回家查自己最喜欢的汉字,并写出2千字左右的文章介绍。

很多家长对学生上网控制很严,作业布置当天晚上,就有家长给都英杰打来电话,问是否是老师让学生上网查资料的。“可见家长对学生上网管理得很严。”都英杰说。

都英杰记得,有一个学生查的字是“人”,呈现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该学生写道:“‘人’字左边一撇是男人,头顶天;右边一捺是女人,支撑着男人。如果女人大于男人,就成了‘人’字,只进不出不可行。”

让标本和乐器

也走出藏室

对于孩子上网和看课外书,有的家长放任自流,而更多的家长以“堵”的方式控制。

在小学生里,不仅有上网玩游戏的,甚至还有三年级的小学生在看言情小说。“上网和看课外书,宜‘疏’不宜‘堵’,”都英杰说,“要让学生有目的地上网,查阅资料,或者看视频学习。我们就是要跟不良网站、不良图书抢时间,抢市场。”

带有暴力和不良情节的日式漫画流入到了小学生的书包,都英杰曾亲见,但他不仅没有批评,还将那本漫画书带到台前,将之与《父与子》等经典漫画相比较。在讲述《父与子》中的故事时,学生们被逗得哈哈大笑。“学生感到好奇、神秘,越不让他看,他越会想方设法去看,”都英杰说,“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了解他们好奇的东西,自然更容易鉴别出好坏。”

为了与网络和不良图书抢市场,文化中心小学的所有老师,都可以不经申请就买回自己看到的好书和好的阅读资料。三年级语文老师曲少航曾到泰安听精品课程,带回了十多本精装的绘本,“绘本以绘画和少量文字讲述故事,很多家长觉得一本二三十块钱的绘本,十几分钟就看完了,很不值得。”曲少航说,“其实很多绘本,比如《蚯蚓的日记》《缺失的一角》内容非常好,趣味性、知识性、哲理性很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看,而且会有不同的理解。”

学校将所有的图书资源开放给学生,下一步,学校的标本、乐器也将走出藏室,在开放书吧与学生见面。“学生可以任意观看标本,练习乐器,”王健说,“学生弄坏不要紧,我们可以再买、再修,只要他们学习到了知识,这是最重要的。”

读书趣闻

抄书布谷

“抄书不苦啊?”少年的妹妹问少年的我。

“抄书不苦。”我伏案奋笔疾书头都没抬。

“抄书布谷?你想变鸟啊?”

“什么耳朵,我说抄书不苦不苦!”

“喊什么喊,你个孔乙己……”

那是1977年,一个变幻年代。

少年不知愁滋味,我曾是校园活跃分子。从给黑板报画报头绘插图题花,到编个笑话凑几句顺口溜为墙报充数补白,我楞敢自吹自擂是啥“文学青年”。新时期,文艺界鲜花重放,重版书风行,我千方百计找来看。江敦伍老师就住在学校近旁,我时不时去他家借书。书一上手先大致过一遍,然后有选择地精读、摘抄——这都是江老师教的方法。我抄过冰心、菌子、雷加、秦牧、舒婷等等。那时家庭条件有限,抄书的本子都是要来的单位报表之类,我把精美文字抄录在表格背面,钉了好多本。

记得有一本是抄的泰国王室作家克立·巴默讽刺小说。有一篇印象深刻,说是一个村庄很特别,来访者发现村民都只有一只左手。为什么呢?经好一番探究,真相惊现:为了让村民远离肮脏的政治、无法参与举手表决,全体村民竟毅然决然接受将每一个新生婴儿砍去右手的决议……寓言小说啊。

抄的最多是白话诗,还有外国诗。年轻人爱读诗写诗,是那个时代一个标志。就像现在时尚青年迷恋摇滚一样。我抄过一本《穆旦诗集》,当时读不大懂,但是觉得人家写得满有意思,边抄边琢磨,好惬意啊,哪还有什么苦闷?

当年在《当代短诗选》摘抄几首,其中有戚积广于1964年写的《车工谣》。那年在一家铁工厂打工,翻出这首“老诗”,读第一段:

挑丝扣,车轴承,
手把儿摇了八年整。
地球是一台大立车,
我摇得歌脆鼓响太阳红……

哎,味道不孬。我参考一下,炮制个诗朗诵,在公司新年酒会露把脸,反应还行。至少上上下下都知道有我这么个不大好写的名字。

现在书报多了,抄的反倒少了。看到那些残存的发黄本子,想起那些逝去岁月,心中有时还是不免按捺不住澎湃……

我的抄书布谷,还在飞翔!

芝罘读者 扈刚